



马新朝

## 黄土高天

(组诗选二)

### 搬运

雪在搬动,行走,用力  
把老屋固定

从经年处,雪请来了  
不存在的老人,为我讲述  
土坯墙的原理

雪让村中的树  
停住,以免走散,并抹去它们  
羞愧的脚印

一个词,从河边  
被追了回来,它说,不要走得太远  
村子里暖和

天暗了,雪  
还在下,来来往往,把村子隐舍的金属  
往我的身体里搬运

### 承担

这些枣树,榆树,槐树,构树  
从往昔走来

携带着众多往昔的气味  
它们用往昔试探着现在

众多的塌陷、散落中  
他们站立,站立成树,站立成承担

它们三三两两地站着,有的挤在一起  
有的离得很远,身后——

跟着房舍,矮墙,牛羊  
还有我的亲人

树的承担,就是把乡村的灯火  
引领到现在

现在的表面上  
一只羊能够感受到,暗中的拉力

这是傍晚,钟声要乘着影子离去  
树,使用它的纤绳拉住

这是傍晚,有人要承着尘埃离去  
树站在高处,想把它们喊住

(马新朝,河南省作协副主席,省  
文学院副院长,省诗歌学会会长,著名  
诗人。组诗《黄土高天》获第四届闻一  
多诗歌奖)③2

### 《南都赋》顾问团

二月河 周同宾 周大新  
柳建伟 何弘 马新朝  
赵大河 亦农 李天岑  
秦俊 王遂河 廖华歌  
马本德 刘正义



# 心在疼痛中战栗

廖华歌

气温突降、冷雨敲窗的周六上午,我慵懒地躺在床上,在昏暗的光线中随手翻看几本杂志,因担心街头那一树树初放的月季花可否能经受住此番风雨,注意力怎么也集中不起来。

突然,眼前一亮,《生死十日谈》这个题目一下子吸引了我,再看作者是孙惠芬。对这位女作家的作品虽然我没怎么读过,但同为女性还是让我对她颇有好感,何况还都共操文字业?正因此,我边翻看页码约算着字数,边决定试读一下,如果可以就将这十几万字读完。谁知,刚刚读了那么一点,我就被深深吸附,再也无法放下,我知道我是碰上真正接地气的好作品了,那一刻,我很激动,也很内疚,为自己刚刚还在痴想花的事而赧颜,而有种说不出的懊悔和疚歉!

阅读的过程令我时时感叹唏嘘,震撼不已!作家这部用力用情用心的长篇纪实作品,直面现实,直面卑微而苦难的灵魂,同时也直面自己的内心。在现今的写作中,如此散发着生命热度的作品,如此切肤铭心的写照和思考,尚不多见,读来烙心扯肺,念念不已。

滨城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授树华带了五个研究生,孙惠芬和丈夫张申也一同加

入了这个团队,他们组成“国家以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办法支持农村自杀行为的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研究”的课题组,进驻翁古城农家,用田野调查般的探访记录方式,以作家的敏感细心和挚情,书写那些承载着社会现象和亲人伤痛的亡灵故事,将这一特别群落的生存与生命滋味立体映现。

面对那一个个悄然陨落的生命,作家并没有一味悲感和叹惋,而是以体恤之心进入家庭内部和亡者的命运境遇,让我肃然起敬的是作家对现实责任真诚担当的勇气和作为。

跟随着作家文字的导引,我仿佛也和她们一起走进了每一户被访的家庭,惊心动魄地听取目标人的亲属或村人那令人悲痛欲绝的伤心叙说:……当包工头的丈夫在城里养女人生儿子,从此再不管家里的老婆和孩子,老婆后来得了病没钱治疗喝百草枯而死;儿子因媳妇不让自己的父母跟他们在一起住楼房却把她的父母接来同住而一气之下喝药死去,父亲因受不了儿死的打击三个月后也上吊自杀;贫穷偏远的大深山,一位考上云南大学数学系的女孩,毕业工作三年,情感受挫后在一家公寓打开煤气自杀身亡;老两口在三个儿子家轮

养,老头死后,老太太坚决不去城里两个儿子那儿,要和老家里的这个儿子住在一起,可媳妇不答应,就和儿子打仗,儿子很孝顺又没办法,就服毒自杀了;出身大户,念过高小,有时候心情不好还往一些纸片上写点东西装进布包的一位心地善良、有德行、把尊严看得高于一切的婆婆,因不堪忍受儿媳比鸡骂狗辱骂自己时儿子的懦弱和麻木而跳水塘自尽;她的外号叫“百草枯”,意味着对男性有巨大的杀伤力,她和男人的堂哥私通,男人知道后没说什么更没闹,喝药自杀,男人死后七天,她就和堂哥结婚,却从此两个人做不成事,再也没到过一块儿;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因妈妈突然病死,奶奶来家照顾她,她头天上学时已经向奶奶要过了钱,第二天又要,奶奶没给,就喝药死掉;弟兄四个因家里太穷又住在大山里娶不上媳妇,最小的弟弟说了个傻女人,可母亲却让大儿子堂而皇之地进了洞房,最终老父亲和三个相互争傻女人的儿子都自杀了;一个七十八岁的老男人,住进小区新家后不久竟和对门小他二十多岁的女人好上,他闺女帮她妈去堵被窝,她妈知道这事第三天就自杀了……

如此,如此……一

个个触目惊心的事件,使那几天我的心疼极了,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单位,都只想发火,这火又无具体的目标,发过后不但不轻松还难受得不行,眼泪止不住地流,我气愤,痛惜,哀伤,却又无能为力。他们都是我的父老乡亲,我的兄弟姐妹啊,本来生活的重压已经使他们活得相当不容易了,为什么老天还不长眼不怜念他们?怎么办?没办法。这是承受着巨大痛苦和不幸的自杀者的亲属们挂在嘴边的话。难道这都是命,命该如此吗?

那一颗颗因痛失亲人而碎裂得再也无法修复的心,经受着那些难以入睡的漫漫长夜,还得挣扎着活下来,不是为自己,是为这个家里的或男或女的灵魂也死去,那就真正是家破人亡了!经历过死亡灾难的人都知道,原来重要的东西变得不再重要,要想活下去,必须通过心灵的努力得到内助,要和爱,和比爱更强大的东西合而为一……电影《心灵捕手》里有这样的台词,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说:我一生,经历过七次雷击,现在我明白,那是上帝想告诉我,活着,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毫无疑问,只有经历过心灵的苦难,才更懂得活着的美好,活着,需要怎样的

坚持和勇气啊!我向那些艰难活下来的死者的亲人们深致敬意,无论如何能够活下来就好,真的是比什么都好!

由此,我更想到了时代与作家的责任!孙惠芬自觉选择了关于死亡这一敏感的现实问题,并不时融入自己的工作、生活与思考,她跟她的被访者之间,有一种心灵的碰撞和呼应,她关心关注的是苦难的心灵,是乡村那些最卑微最无助最引不起注意的生命群体,她字里行间的那种真诚和担当,那种责任和作为,让同是作家的我和我们倍感惭愧。相比之下,那种自我疼爱式的反复倾述,那种动不动就尖叫疼痛的发泄,那种无关痛痒的小情小调的抒写,那种……实在是显得过剩过小过于苍白了!我,我们,只有到生活中去,到底层人的生存现状中去,仔细了解他们,倾听他们,体味他们,作品才具有真正的气场和生机。

谢谢你,孙惠芬!

在这个雨疏风骤的日子,我漠然麻木的心,因了你的文字,重又在疼痛中战栗……

(廖华歌,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河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南阳市文联主席)③2